

DOSTOEVSKY

The Years of Ordeal

1850-1859

by Joseph Frank



陀思妥耶夫斯基

受难的年代, 1850-1859

DOSTOEVSKY

The Years of Ordeal

1850-1859

by Joseph Frank

陀思妥耶夫斯基

受难的年代，1850-1859

(美) 约瑟夫·弗兰克 著 刘佳林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Joseph Frank

Dostoevsky: The Years of Ordeal, 1850-1859

Copyright © 1983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4-19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美)约瑟夫·弗兰克著;刘佳林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

(文学纪念碑)

ISBN 978-7-5495-8193-1

I. ①陀… II. ①约… ②刘… III.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 F. M. (1821~1881) —生平事迹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1433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划:魏东

责任编辑:魏东 装帧设计:赵瑾

封面插画:徐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13188号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30.25 字数:350千字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6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纪念

小鲁弗斯·W. 马修森(1918-1978)

一个善于启发的斯拉夫学者和终生不忘的朋友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Rufus W. Mathewson, Jr.

(1918-1978)

An inspiring Slavist and

A never-to-be-forgotten

friend

啊，心，心有山重重；悬崖
森然，陡峭，无人能穷。
从未踟躅那里的会无动于衷。我们的监押
太微不足道，也不会长久地面对峥嵘。

——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

无论如何，我们的任务已定。我们必须着手陀思妥耶夫斯基
已经计划却未能执行的工作：讲述他信仰重生的故事。

——列夫·舍斯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悲剧哲学》

O the mind, mind has mountains; cliffs of fall
Frightful, sheer, no-man-fathomed. Hold them cheap
May who ne'er hung there. Nor does long our small
Durance deal with that steep or deep.

Gerard Manley Hopkins

At any rate, our task is set. We must do the job that
Dostoevsky himself planned, but failed to carry out; tell
the story of the regeneration of his convictions.

Lev Shestov, *Dostoevsky and Nietzsche:*
The Philosophy of Tragedy

音 译

音译始终是个困难的问题,我选择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对于所有俄文词汇如人名等,我使用 J. 托马斯·肖编著的《英语出版物中的现代俄语音译》(麦迪逊,密尔沃基和伦敦,1967)一书所列的音译表中的方法一,见该书第 8-9 页。但是,我会偶尔插入字母“y”,表明音译成英语的那个词在这里有一个正常发音所没有的软音,上述方法一没有考虑到俄语的这一特征。另外,当有英译且已经成为习惯时,我会采用英语形式而不是音译(例如,用 Aleksander 而不是 Aleksandr 表示“亚历山大”)。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俄文原文的引文来自以下两种版本:《Ф. М.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列宁格勒,1972-);到本书付印时为止,这套计划出版三十卷的全集已经出版了二十三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引文,我使用康斯坦丝·加尼特的译本,因为与后来的译者相比,她几乎很少随意处理陀氏作品的字面含义。不过,在我看来必要的地方,我也毫不犹豫地修改了她的译文。如果所用的原始资料没有现成的译本,我就自己动手翻译。

前 言

本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著作研究系列第二卷。不久会有第三卷，xi
专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五年的生活。在那个较短的时期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产量丰富，而且他关心俄国历史激荡时刻的所有突变。因此，对关键时期的他需要单卷描述。第三卷正处于最后的润色阶段，本卷出版不久即可面世。

让人开心的是，第一卷受到了好评，我感谢所有的赞誉，无论是公开刊文还是私下来函。对一个投身宏伟事业的作者来说，这是莫大的鼓舞；要竣工，我还需要更多辛劳的岁月。

这种反应也让我确信，我所选择的方式——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置于他与时代文学及社会-文化史的相互关系之中——满足了广大读

者的迫切需要,他们因为喜欢伟大作家之为作家^①的一面,进而喜欢这些作家的传记。如果传记家一味叙述日常生活事件,如果作品被简单分解为一连串的经验描述,这些经验可以(或不可以)作为那些作品的来源,读者的兴趣就无法满足。要尽可能地把握将生活转化为艺术的创造过程,对生活经验的理解与组织就不能违反任何历史记录,以便阐明这种神秘的突变。只有始终通过专注于作品、从作品出发来看待生活,而不是像更为寻常的那样,将作品视为生活之多少有些偶然的副产品,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知道,第一卷保持这样的专注并不十分困难,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叙述大体上可以依从他与一八四〇年代多种文学及社会-政治圈的关联。但本卷却面临全然不同的问题,因为在这十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先是在孤独的监禁之中度过,接着去了西伯利亚的劳役营,后来则成为俄军西伯利亚兵团的一个士兵。他与俄国文学活动中心相隔数千里,有四年甚至与外面的世界失去一切通信联系。

xii 因此,与早先的做法相比,我需要从更为孤立的状态(当然不是社会的,而是文化的)来描绘他,这给了我许多麻烦。我很难根据我选择的视角来谋划那些涉及劳役营生活的章节,尤其很难根据这些方法去解释这些岁月中那个最关键的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我信仰的重生”。大多数早先的作者只是满足于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寻章摘句,却什么也解释不了;要么就照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尽管明显无能),根据各种仔细的检查加以推断,试图切合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的只是针对人民而不是沙皇-父亲的罪恶感)。因此我得重新探究问题;这让我关注到那些多少被忽略的

^① 原书用斜体表示强调,中译本以黑体表示。部分非英语单词亦用黑体表示。后同,不另标出。(此类注释为译注,下同,不另标出。——编者按)

方面,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波兰狱友关系的催化作用等。我的叙述始终留意于这些经验对他所具有的意义,它们在导致他放弃过去某些东西、为未来思想观念及艺术演进准备道路方面的决定作用。

此外,无论是在这个阶段之前或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都表明,他极不愿意失去与正在发展着的俄国文化的联系;因此,我将他生平的这一特征置于我全部描述的前景,甚至忽略了对手头文献进行更全面生动的调遣。我可以补充的是,这种努力带来了意想之外的可喜结果,使我能比以前更深入地探究某些宁可被忽略的材料(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的通信,只有普列谢耶夫一方的信件留存下来)。这些文本对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五十年代中期俄国文化景象的反应明显具有参考价值,因此有助于廓清他生平的这段模糊图景。

不过,他第一次认真的恋爱、婚姻等事件都发生在本卷描述的年代里,比起第一卷对他私生活的处理来,就不可避免要从传记角度给予更多的对待。但我不想陷入与鲍里斯·艾亨鲍姆一样的荒谬境地。对这位评论家我十分景仰,他关于托尔斯泰的三卷本著作(遗憾的是,他去世之前未能完篇)对我是一种激励。他是俄国形式主义创始人之一,与该学派所有成员一样,他激烈反对混淆艺术与生活,后来他着手对托尔斯泰进行宏大的历史研究——但如他谨慎解释的那样,只限于“文学习俗”层面(亦即那个时代的文学及社会文化史)。他在第二卷中非常详细地讨论了托尔斯泰在为农民的孩子开办学校时所作的努力以及他的教育理论,最后艾亨鲍姆得出结论说:“托尔斯泰没有移居国外,而是关闭了学校,结了婚,盘踞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像城堡里的封建主一样。”关于婚姻就这么多!尽管我对艾亨鲍姆无限尊敬,这番得意洋洋的偶像破坏行为也让人精神一新,可我总觉得,在“真实生活”方面他可以写得更多,这并不妨碍对“文学习俗”的主要兴趣,后者

xiii

让他的苦行走向了极端。

在第一卷的前言中,我曾说:“我所写的这本书……不是一部传记。”写作本卷时,我无论如何都相信,我的那句话作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区分;我仍然认为,那些试图在我的作品中寻找“常规传记”的人往往会感到失望。批评界的反应也帮助我改变了想法,因为人们一致认为,第一卷并非试图与传记彻底决裂,而是可喜地着意拓展这一文类的界限。是的,现在我也欣然接纳一个优秀评论家的观点,他大度地谈到了我的承诺:“融合传记、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史的实验。”此刻我认识到,这种融合正是我孜孜以求的。本卷是否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应让读者诸君评判。

许多年来我数易其稿,这个任务漫长而艰辛。在前一卷的前言中,我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表达了谢意。我仍感激鲁弗斯·马修森,他的故世于我是损失,我的题献记录的就是这种感受。关于这第二卷,我尤其要再次感谢罗伯特·L.杰克逊和勒内·韦勒克,他们阅读了手稿,给我批评建议,为本书增色。尼娜·别尔别罗娃也好意阅读,并以其对俄罗斯生活与文学的精通给我帮助。她帮我避免了几处惊人的错误,并让我瞬间与我的传主亲近起来。我曾提到外省城市特维尔的地区委员会,她无意间说,她的祖父就是其中的一个开明地主,曾见过逗留其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朱利安·杰恩斯给了我有关癫痫病的材料,并大力帮助我与耶鲁医学院的吉尔伯特·H.格拉泽博士取得联系,后者抽时间对我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病的描述进行专业性审读。他们的帮助都是巨大的。

我还要感谢戴维·戈尔茨坦,他核对了我的脚注,纠正了转写错误。我感谢丽贝卡·巴林斯基太太和珍妮特·米尔斯基太太,她们一丝不苟地阅读校样,让我很受益。我的文字编辑格雷岑眼光犀利,各种错漏都逃不脱他的眼睛,他还在文体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我的打字员卡罗尔·西

曼斯基无限耐心,她对我正在展示的故事的兴趣让我相信,我在文本中设法做到了保持叙事的节奏。普林斯顿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斯拉夫目录学家奥雷斯特·佩列奇始终见闻广博,对我有求必应。盖洛德·布赖诺尔弗森也是该馆图书馆员,像在第一卷中一样,他自愿为我编写本卷的索引,不顾自身责任在不断增加。xiv

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间的间隙,古根海姆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了我支持,让我有时间摆脱教务。没有他们的资助,谁知道这一卷会拖多久!对他们无限的帮助,我惟有深深地感谢,我衷心赞赏他们无比宝贵的帮助。在支付研究及打印开支方面,普林斯顿研究会一直都很及时。

最后,作为惯例,我必须把最后的话留给我的妻子玛格丽特。不过,我向她致意的责任远非出于恪守某种职业礼仪。尽管她自己的学术工作也面临许多要求,她还是做了我的第一读者和编辑,在材料组织和文体风格方面,我绝对仰仗她的判断。她在编辑方面的建议让我释然,文本能够不断推进。我的工作若没有她的引导将会负担很重,这一点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真正理解。

约瑟夫·弗兰克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82年11月

目 录

插图目录

音译

前言 i

第一部分 彼得保罗要塞

第一章	引言	3
第二章	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	8
第三章	“丰富的生活”	26
第四章	“聪明,独立,狡猾,顽固”	45
第五章	谢苗诺夫校场事件	68

第二部分 苦役地

第六章	初次印象.....	95
第七章	无数的道德恐怖.....	126
第八章	俄罗斯爱国者.....	149
第九章	农夫马列伊.....	165
第十章	新眼光.....	181
第十一章	悲苦中的恶魔.....	205

第三部分 初恋

第十二章	渴望知识.....	229
第十三章	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	244
第十四章	有影响的朋友.....	257
第十五章	“穿女装的骑士”.....	280

第四部分 再次开始

第十六章	俄罗斯之心.....	311
第十七章	“强”“弱”典型.....	337
第十八章	文学计划.....	359
第十九章	西伯利亚小说.....	373
	《舅舅的梦》.....	377
	《斯捷潘奇科沃村》.....	387
第二十章	归来.....	404
参考资料.....		427
索引.....		437

插图目录

除另有说明外,所有插图都来自 B. C. 涅恰耶娃编辑的《肖像、插图、文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1972)。

一八四八年巴黎革命事件.....	5
彼得保罗要塞.....	15
阿列克谢三角堡.....	19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假死刑.....	79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要塞寄给兄长的信件.....	83
托博尔斯克.....	99
托博尔斯克劳役营.....	99
Н. Д. 冯维辛娜.....	103
П. Е. 安年科娃.....	104
鄂木斯克.....	107